

竹縣文化局長 帶起桐花季、義民節、花鼓節…

曾煥鵬 建構客家文化地圖

曾煥鵬平時辦公的新竹縣文化局長室就像他本人一樣親切。(許筱薇/攝影)



●許筱薇/報導

曾煥鵬雖然是閩南人，卻因為從小在竹北長大，因而頻繁地接觸當地傳統的客家文化習俗，加上爸媽都是生意人，大大地增加他和客家人來往的機會，因此他說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後來擔任新竹縣文化局長，回來自家的家鄉服務，曾煥鵬積極投入提振客家文化的活動，例如台灣區山歌比賽、桐花祭、義民文化節、國際花鼓節等。此外，他也修建了許多客家籍名人的故居，例如蕭如松藝術園區等，讓民眾在參與客家活動的同時，也能了解客家人的歷史文化與民俗風情。

說客語的閩南人

家中從事棉襪業，曾煥鵬自幼便在店裡幫忙，像是接待客人、協助販售、取貨的工作。因為做生意，長時間和客人溝通，他從小便能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此外，生長在客家人占百分之八十的竹北市，不但鄰居、學校同學大部分都是客家人，連曾煥鵬的大姊夫也是六張犁林家的子弟，從小就與客家文化關係相當緊密，也經常參與客家祭祀活動。國中時期就曾經幫忙父親的結拜伯父準備義民祭的供品，像是雞、鴨、鵝等牲禮拔毛，或是將高粱、酒、鹽巴、蒜頭等材料混合，灑在豬肉上防止發臭。在準備的過程中，接觸了客家的傳統習俗，不過小時候並不了解這些傳統節慶的意義，是在當上文化局長後，與鄉民一同舉辦活動才有更深入的認識。這也讓他發現要傳承一個文化，不只要有接觸，還需要深入理解其歷史背景。

在以客家人為主體的竹北擔任文化局長，曾煥鵬從來沒有因為閩南人的身分而遭受排擠，反而得到許多熱情客家鄉親的協助。他強調，一般社會大眾對客家人都有些刻板印象，認為他們過於條理分明、吝嗇保守。因為在還沒獲得他們的認同與信賴之前，是沒辦法看出客家人的熱情，然而熟悉之後，客家人好客和真誠的性情就會自然流露。像是舉辦客家相關活動時，文史工作者、老師或相關單位的負責人，剛開始談策劃活動比較保守冷漠，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了解文化局的傳承目的後，便會主動協助文化局克服障礙，熱心地幫忙溝通。

不是看熱鬧而已

對客家文化的了解，曾煥鵬坦承小時候都只是去「看熱鬧」，客家人的習俗故事也只是約略知道，

並沒有深入參與和研究。當上局長籌辦活動的時候，除了和鄉親接觸，也參加不少學術研討會，他才漸漸對傳統的客家民俗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曾煥鵬認為，沒有真正理解客家歷史背景和民俗風情的人，才會對客家文化產生誤會，例如批評客家人在義民節祭祀時殺豬過於殘忍，或是義民廟是陰廟等這種帶有偏見色彩的想法。

現在，曾煥鵬以「客家文化佈道者」自居，透過公部門的力量，將客家人從前的居住地，或是歷史古蹟保存下來，讓未來新竹縣的新移民知道這個地區曾經經歷過什麼事件、發生過什麼事、有哪位偉人曾經在這裡發跡等等。他在文化局長任內，除了將六家新瓦屋、新埔街上的家廟、北埔傳統聚落等的維護視為重要施政外，也推動鄧雨賢紀念公園、蕭如松藝術園區的修整，並在這些具代表性的建築中，舉行經常性的客家藝文活動，傳佈客家人的歷史文化，也讓客家人子弟更有自信地承認自己是客家人，對客家文化感到驕傲。

其中，蕭如松藝術園區的完工，就是一段令他感動的經驗。蕭如松出身於新竹縣北埔鄉，是一位在台灣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客家籍本土畫家，一生簡樸、認真的生活態度，以及澄淨透明、韻律感十足的水彩畫作，都是讓人津津樂道的。由於蕭如松開置的居所乏人照料而荒廢，為了讓大師風範重現於眾人眼前，文化局便決定整修其故居。在動工前，曾煥鵬前去拜訪蕭如松的妻子，希望她能同意文化局整理蕭如松的故居，以及授權他的畫作。當時八十多歲的蕭老太太太客氣地說：「真是麻煩你們文化局了，我們沒有那麼偉大，讓你們花這麼多心力去做事情啦！」在藝術園區完工後，他便邀請蕭如松的妻子前來觀賞。回憶起這段往事，曾煥鵬眼眶泛淚地說，「師母」當時說她覺得自己「回到家了」，感覺老師好像還住在老房子裡一樣。蕭老太太的一句話，讓曾煥鵬覺得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共鳴就是成功

身為文化工作者，除了營造讓創作者和欣賞者互相了解的舞台，彼此激發出共鳴的情感，也須提供良好的藝文素材給大家學習。近幾年，文化局在新竹各地逐漸建構出文化地圖，希望能和民眾的生活結合，讓想要認識客家文化的人有更豐富的著力點。例如竹東已經修繕好樹杞林文化館和蕭如松藝術園區，並由小規模的早期建築擔起藝文活動的展



曾煥鵬眼眶泛紅地訴說蕭如松藝術園區完工後，受到鄉親肯定與鼓勵的情形。(許筱薇/攝影)



登上玉山主峰，有如曾煥鵬堅定地傳承客家文化的理想決心。(曾煥鵬/提供)

演，以及文化傳承的使命感，不但吸引人潮前來竹東，也讓客家文化被優先呈現、看到並傳承。

曾煥鵬微笑地表示，在擔任文化局長後，因工作上的累積，也更認識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故鄉，有種自我實現的感覺。此外，在每一次辦活動的期間，用活動去發揚或詮釋客家精神時，只要民眾有所感受，就算是百人中的一人也好，也就心滿意足。他曾告訴過他的同事和下屬，即使民眾只是想進來文化展演地點「吹冷氣」，也應攤開雙臂歡迎。

欣賞客家人擇善固執且硬頸精神的曾煥鵬，期許在這張文化地圖上，重新修建過的歷史遺跡或藝術展覽區，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並期待未來與學校合作，一同發揚客家文化與精神，讓更多人了解台灣的客家人。

內外兼修 挽救客家文化

●許筱薇/報導

在言談之中，便能感受到曾煥鵬濃厚的文化氣息。他以輕鬆幽默的口吻回答問題，並不時地加入一些肢體動作來強調論點，讓採訪的氛圍變得相當活潑。不過，談到目前客家子弟逐漸脫離客家文化的現象時，曾煥鵬面色凝重地強調這必須從大環境來探討。

曾煥鵬表示，早期客家人獨特的教育習俗，要求孩童養成啃書兩讀、奮發向上的習慣，並設有惜字亭，使得客語不斷地被傳承下去。另一方面，客家人的宗親制度相當健全，無論在祭祀活動或慶祝傳統節慶時，親友之間經常聯絡，鄰居也會互相聯繫感情。他感嘆地說，現在已看不到這樣緊密的連結，因為從前的客庄、傳統農莊已

消失，被高樓大廈、集合式住宅所取代，造成鄰居和鄰居之間的陌生感加劇；客語也不再頻繁地使用，有時甚至連父母都不太會客家話，何況是下一代。

因此，曾煥鵬提出「內外兼修，雙管齊下」的論點，他表示必須要有正規的客語教學，並將從前的傳統習俗融入生活中，建立模範家庭來鼓勵客家鄉親效法，使其對於文化傳承有深刻的覺醒，了解自己的身分，在建構出客家文化基礎的同時，應舉辦活動來吸引更多了解其文化發展。曾煥鵬認為這個問題一定能解決，只是需要時間；隨著時代的演變，在生活中與文化傳統有些脫離是必然的，不過要如何保存先民的精髓和智慧才是現今大眾需要深思的課題。



詹田本(右二)在三峽客家文化園區和其他客家協會會長紀念合影。(詹田本/提供)



詹田本正興致勃勃的逐一解釋牆上掛的獎牌，從其高興的表情中不難看出他對擁有這些獎項的驕傲。(張睿文/攝影)

早上為何吃飯不吃粥？過年要剁雞盤…

詹田本 客家民俗的活寶典

三大調 深種心中

詹田本是新竹縣關西鎮人，是一個道地的客家人，操著一口流利的饒平腔客家話。相較於海陸或四縣腔，饒平腔算是一個較少人會用的腔調。雖然現年已經七十多歲了，但從他的言談和舉止中卻仍然能感受到一種讓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活力和生氣，而宏亮的笑聲也是他的註冊商標，遇到同意的事情時總不斷地點頭稱「對」，令人印象深刻。

客家文化若要延續推廣，一定要先向下扎根。「」出生於1930年代的詹田本對自己的童年有著深刻的記憶，一如大多數的小孩一樣，小時候他不是跑到附近的小溝渠或小溪遊玩，去抓溪哥、毛蟹和Pon Pe Lay(門魚)，就是到附近的小丘陵採山植，又或者是到附近的田野去抓田螺。與其他孩童較不同的地方是，詹田本從小就意識到自己的客家人身分，也以認同自己是客家族群為榮。

面對文化流失 他默默保存

直到詹田本上高中的時候，才發現到了一個對客家文化傳承頗具威脅性的問題，那就是：客家人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不敢說客家話。更嚴重的是，甚至有客家人不願意認同或接受自己是「客家」族群。當時仍處於戒嚴時期，在政府的打壓下，學校禁止學生使用任何方言，這個狀況延續到一般家庭裡，許多父母不願意以自己的母語和孩子溝通。和母語同樣受壓抑的閩南人相較，客家人對自我語言的認同又低很多，有一部分客家人對自己的語言敬而遠之，不但不敢說客家話，連帶有很多客家文化都逐漸消失。那時還只是一個高中生的詹田本雖對客家文化有著滿腔的熱血，但個人的力量微薄，再加上政治情勢干預，根本無法有效的組織活動或團體，於是改變了目標，選擇默默地將客家文化收集並保存下來，他不希望客家文化的傳承斷絕在他這一代。

民國五十三年，詹田本服完了兵役後，到台北縣的徐匯中學學廚，他總是利用休閒的時間持續不斷地認識客家文化，他特別喜歡客家文化中的三大調「平板」、「山歌仔」和「老山歌」，也認為它們和整個客家歷史中和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唱歌跳舞包粽 吸引小朋友

「客家鄉情源流長，千山萬水難阻隔；篳路藍縷志四方，美德文化得永傳。」這是掛在蘆洲客家人文協會的一首詩，點出了客家人渡海來台拓墾時的艱辛及期望將客家文化永傳下去的理想，唸起來頗有那種戰駒齊揚的豪邁雄風，意境深遠。十年前退休後，詹田本加入了蘆洲客家人文協會，目前他擔任該協會的理事長，站在一個管理者的位置，結合了組織經營和文化延續，詹田本推行了不少小型活動，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次是在2010年夏天舉辦的客家藝文展演及客家舞蹈活動。那場活動結合一羣熱愛客家文化的人士熱心參與，並發揚竹板舞和客家精神。除此之外，他也在協會開辦了山歌班、舞蹈班和胡琴班等課程，現在正在籌劃夏令營，藉由唱歌跳舞、包肉粽、走訪客家村落等活動，來引發小朋友對客家話的興趣，進而自發的去學習如何說客家話。

長期流浪做客 所以叫客家

為什麼不直接開辦母語班呢？詹田本笑著回答：「因為小孩子沒興趣啊！沒有興趣就不會有人來學，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扎根，要讓他們願意去學習，這樣才可以有效的將客家文化延續下去」。雖然帶著笑意，但仍難掩詹田本對現在社會要以如此拐彎抹角的方法使人學習一種語言的失望。詹田本雖是客家人，可他同樣會說閩南語和國語，而且說得極為流利，然而他對客語的傳承是從末馬路車行的，他常要求子孫輩用客家話溝通，現在他的子女多會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了，而他的孫子孫女平日在家裡時也多會用客家話談話。

對詹田本而言，客家話群現今最大的問題不再是認同，而是對自己的文化不夠有熱忱。他在協會服務了十年，注意到大部分有活動或課程舉辦時，閩南人的反應都比客家人熱烈，而且學習成效也比客家人還要好，見到那麼熱烈的回應他當然樂意付出，不過也開始擔憂未來客家文化的傳承文化無法延續。他深思，對客家人而言，是否只要有族群認同就足夠了呢？



辦客家活動時上台讚美，雖然已年逾70，詹田本(左)仍舊活力充沛的為客家文化奮鬥。(詹田本/提供)

「為什麼被稱為客家？因為我們老是被人趕來趕去，那就只能做客啦！」帶著幽默俏皮的語氣，詹田本解釋了為何客家人給人的特色都是硬頸、刻苦耐勞、有韌性而且節儉的原因。因為長期沒有固定的居住空間，因此一旦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會聚集住所，凝聚一股向心力，有效地維持原來的風俗；而由於人數少，也養成了客家人互助的美德，為了能夠在別人有危難時伸出援手，客家人平時就養成了節儉的習慣。詹田本說，其實這些特色或習慣都是自祖先輩流傳下來，有些可能無法追溯原因，卻塑造出了客家人特有的傳統文化。

詹田本蒐集、研究客家文化已有五十餘年了，對舞蹈、音樂、美食和風俗習慣都有一定的涉入和見解，雖然無法像專家一樣鉅細靡遺地一一道出所有文化的來龍去脈，但他對客家文化的知識，已是一個難得的寶庫。而其中他又對風俗習慣了解較深，例如客家人為何早上不吃粥，一定要吃飯，除夕夜到初一為何要剁雞盤，又或者在春節、端午節、中元節等三個重要節慶一定要聚集在一起，對於這些傳統習俗他都能說出流程細節。

詹田本在講到客家風俗習慣的時候顯得興致勃勃，也許對於他來說這些風俗習慣就形同忘了祖先流傳下來的良好美德，忘了祖先的遺留下來的風俗，那客家文化就不會定型，沒有了固定型態，那又要如何論扎根和永續留傳呢？